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初喬齡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

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

臣范鏊

謄錄監生

臣戴朝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西晉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西晉文紀二十卷明梅鼎祚編西
晉相傳四葉為日無多何晏王弼之徒以莊
老清言轉相倡導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
安然觀鼎祚所編一代之文則討論典故崇
勵風俗者猶居其半蓋東漢以來老師宿儒

之遺訓越三國而猶有存焉非鼎祚衷而輯之不知建武以還猶能立國為禮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採詩賦之序以足篇帙特較他代為繁殊嫌割裂又司馬懿以及師昭雖晉書本紀三祖並登而揆以史法終乖限斷鼎祚既通編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號不舛時代靡差乃因仍晉書之失存其帝號以冠篇是亦失於糾正者矣乾隆四十二年

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一

明梅鼎祚編

西晉

高祖宣皇帝

姓司馬諱懿字仲達河內溫人魏武帝辟為文學掾轉議郎丞相東曹屬

歷事三朝

太傅相國

以尚書右僕射封舞陽侯輔齊王為

高祖

諭孟達書

達自蜀降魏領新城太守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與太守申儀有隙諸

葛亮惡其反覆遣郭模詐降過儀漏泄其謀達聞將反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達大喜猶

與不決懿潛

軍討誅之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唐撰晉書以後止稱晉書宣露華

陽國志作洩露

與諸葛亮論黃權書

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先主伐吳為鎮北將軍督江

北軍先主敗績引退權降魏懿深器之與亮書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蜀志

復弟孚書

諸葛亮攻魏屯五丈原懿都督雍梁二州閉營不出亮遺巾幘婦人之飾

懿怒請決戰軍師辛毗杖節立軍門乃止懿弟孚書問軍事懿書復之百餘日亮病卒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

萬已憶吾畫中破之必矣

晉書

報夏侯玄書

玄少知名累遷散騎中護軍懿為太傅問時事玄議以審官擇人除

重官改服制諸事懿報玄玄又與懿書

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

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絺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

魏志

除九品州大中正議

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品州置大中正

曹羲九品議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檢虛實一州闊遠
畧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耳此為問
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太平御覽

檄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

懿征遼兵至文懿遣相國王建御史大夫

柳甫乞降請解圍不許進攻平之

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
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

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

平遠下令

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

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

晉書

劾曹爽奏

明帝寢疾拜爽大將軍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爽用

何晏等誅專擅朝政諸弟皆以列侯侍從懿稱疾避爽及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懿勒兵先據武庫出屯洛水浮橋奏爽并晏等悉族誅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
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
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
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
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
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
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

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
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
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
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
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
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
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

伺察非常

魏志

出晉書作黜秦氏以滅作秦是以亡

永世作永延大鑒作殷鑒時作秋太尉臣濟

尚書令臣孚等作公卿羣臣令勅臣作皇太后

勅臣以候就第作各以本官候就第屯作詣

上魏帝辭讓丞相書

齊王芳嘉平四年懿奏誅曹爽詔使太常王肅冊命

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十餘上乃許

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

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

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

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

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

孔衍
漢魏

春秋

秋澇奏

秋澇傷五穀又無菜蔬此方民已有食桑皮者

魏名
臣奏

軍事教

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為三軍作營塹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又教

當教諸圍上守土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
手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臥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

梧梧之

並太平
御覽

世宗景皇帝

諱師字子元懿長子仕魏中護軍封
長平鄉侯以撫軍大將軍嗣父輔政

追尊景皇帝

廟稱世宗

與許允書

允字士宗高陽人初與李豐夏侯玄
親善豐等以謀討師伏誅從允為鎮

北將軍與允書允甚悅未發
以放散官物從樂浪道臥

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

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

魏畧

廢魏帝為齊王奏

魏帝嘉平六年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

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致豐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潛謀廢立乃密諷永寧太后下令與羣公卿士共奏永寧宮廢帝為齊王迎高貴鄉公髦而立之改元正元復為文

王昭

所試

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
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
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

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
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
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
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
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
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
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
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鄴博平侯臣表侍

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
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
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
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
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
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
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
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

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
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
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
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係林李華劉勲
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
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
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
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

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

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志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徃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嘗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

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顏凶
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隆社稷雖殺身斃命不
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
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

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

日延晉書
作日使游

戲作淫戲觀上作觀下行人掩目作行人莫不掩
目音樂作嬉樂不省作不省視徑去作又不從

徵立高貴鄉公奏

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

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

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

並魏書

訓於天子

高貴鄉公初立將大會卽訓於天子

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上書訓於天子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
宏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
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
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
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
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並晉書

太祖文皇帝

諱昭字子上師弟歷大將軍侍中嗣
兄輔政封晉公進爵為王子炎篡位

追尊文皇帝

廟稱太祖

與王基書

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
時詔基敕軍堅壘基累求進討會吳

遣朱異救誕基又被詔轉據北山基謂但當
精修守備以待越逸書奏報聽壽春既拔師

與基

書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
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

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拒通典作距賊
作寇是作足

與鍾會書

會既破蜀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反狀檻車徵艾而會獨統大

衆將謀反得師書驚曰必覺我異矣遂舉兵敗誅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

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

並魏志

與山濤書

濤魏末遷尚書吏部郎師與濤書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

百觔穀二百斛

王隱晉書在一作菽

與鄭袤書

袤字林叔榮陽開封人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為輩求之州內

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
舉袁子默師與袁書

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讓兄師諡武公表

詔諡
忠武

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諡與二祖同必所祇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諡文終良諡文成光諡宣成必以文武為諡請依何等就加

請討諸葛誕表

誕為鎮東大將軍以淮南叛議者速請伐之文帝曰吾當與四

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
表天子東征誕敗誅

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
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曜威武也陛下宜暫
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

不尅矣

並晉書 赫斯太
半御覽作赫赫

王禮葵高貴鄉公奏

高貴鄉公既立以昭三世
宰輔政非已出又慮廢辱

將行放黜事泄帥左右攻相府護軍賈充為
昭使成濟抽戈刺殺帝太后下令以庶人禮

葵昭命公卿奏以王
禮仍委罪濟夷三族

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
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
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
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
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
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
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
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

罪成濟奏

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正懼兵
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
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
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
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
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
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

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
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墜隕科律大
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
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晉書
作故

高貴鄉公大任作
元輔遽入作妄入

赦文欽二子令

欽為揚州刺史叛歸吳及諸葛
誕據壽春反欽應誕師以大將

軍圍城誕事急殺欽欽子鵠及虎出
降軍吏請誅師令赦之表為將軍

欽之罪不容誅其子自應當戮然鵠虎以窮歸命且城

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並魏志

世祖武皇帝

名炎字安世世譜云字安宇文帝長子仕魏中撫軍嗣位晉王纂魏國號

晉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廟稱世祖

告類上帝文

皇帝臣炎敢用元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
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
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
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

多故幾於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宏
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
不祗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
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
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于是羣
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
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
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敬

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

明德是饗

宋書受禪晉書作受命民作人畏天之威作寅畏天威民望作衆望

即位詔

泰始元年十二月

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宏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

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
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
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

繼絕施惠詔

泰始元年
十二月

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
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
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
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

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

置諫官以掌之

並晉書 晉起居注泰始元年詔曰乘黃殿離車供奉田獵嬉遊之事凡若此

類皆悉
罷之

登位慶賞詔

泰始元年
十二月

昔唐虞三代之盛暨于漢魏創制褒崇元勲班爵行賞

有國同禮施祿逮下萬邦咸乂朕以寡德登于天位託

于王公之上腹心股肱文武之臣光濟帝業余嘉乃勲

慶賞之行其用宜速

王隱
晉書

五等封詔

泰始二年二月

五等之封皆錄舊勲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

晉書

正祀典詔

泰始元年十二月

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神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

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祆妄相煽舍正為邪故
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
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

宋書求幸

代晉書作世其幸作祆妄通典作妖孽

郊祀詔

泰始二年正月

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
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
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

復明堂南郊五帝位詔

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地其始一神明堂

南郊宜除五帝之生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
稱昊天上帝從之太康十年十一月詔復其
位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
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
帝不得為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
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
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于義亦所不安
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朝日詔

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
寒溫未適可不親出下詔

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

大並晉書

夕牲詔

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
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

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

宋書

營太廟詔

羣臣議立一廟奏

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制
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

一廟尊臣
議奏奏可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
祧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
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
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
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

詔報

二年
七月

主者前奏魏舊廟誠亦為有準然于祇奉明主情猶未

安宜更營造

又詔

六年因廟陷改創羣臣奏古者七廟興所自宜如禮又詔

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

改營太廟詔

太康十年更改廟宣陽門內窮極壯麗案此詔是也晉書禮志不載

往者乃魏氏舊廟處立廟既墜翳不顯又材木弱小至令中間有跌撓之患今當修立不宜在故處太僕寺南臨角道地形顯敞更於此營之王者依典禮施行

晉起居注

謁陵詔

泰始二年八月

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
一得敘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

者奏行備

奏晉書
作具

太宰司馬孚等奏

孚及尚書令裴秀尚
書僕射武陔等奏

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顙過禮䟽食麤
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
羣下竊用竦息平議以為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

國

又詔

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
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
主者便具行備

又詔

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哀經感痛豈可
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

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山陵
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經行

先帝晉書
作帝王

重奏

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
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
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
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

不敢奉詔

庶僚晉書
作百姓

又詔

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

又奏

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

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

又詔

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宋書

除徙陵居詔

泰始二年十月

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

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

晉書

皇太后喪即吉詔

泰始四年有司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

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
朝脯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喪服詔曰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
報奈何葬而使即古情所不忍也

有司又奏

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
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
王始登翊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
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

固以請

又詔

攬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又詔

有司又固請乃許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

乎

宋書 吉晉
書作吉物

正會廢伎樂詔

泰始元年十二月
時有文帝之喪

朕遭憫凶奉承洪業追慕罔極正日雖當受朝其伎樂
一切勿有所設又殿前及武帳織成帷幙之屬皆不須

施

晉起居注

停正會詔

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
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詔報

時釋服
無幾

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

會

杜氏
通典

東堂小會詔

太康
元年

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歡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

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

晉起
居注

籍田律令大赦詔

泰始四
年正月

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
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
朕守遺業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方今

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籍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

籍田詔

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下詔

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于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躬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從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

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
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

人也

宋書

親耕籍田後詔

泰始四年正月
帝躬耕籍田

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
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
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
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

立平糴法詔

泰始二年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以利百姓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
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
官畜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
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

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蠶禮詔

泰始六年

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

行鄉飲酒禮詔

泰始六年十二月臨辟雍行鄉飲酒禮

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

士及學生牛酒

並晉書

太學生詔

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

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

郡國

杜氏通典

守相巡行詔

泰始四年六月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

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
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
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
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
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
疇闕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
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
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

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
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
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並晉書

遣使周行天下詔

泰始四年

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
行人順省擇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人情上
通上指遠諭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
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

旦思四方水旱菑眚為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
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
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
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
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
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
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之利害為
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

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
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
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
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

宋書 順省
一作巡省

議陳事詔

泰始二
年九月

凡闕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

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

詔奏詔

泰始四年九月

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撰錄大事詔

泰始六年七月

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為常

禁上禮詔

咸寧二年二月

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霖雨蟲菑詔

咸寧三年杜氏通典作元年

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菑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

菑異求言詔

太康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乙亥詔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璿遜位弗

許

比年菑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

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

並晉書宋書日蝕

詔曰比年苗異屢發邦之不臧實在朕躬震蝕之異其咎安在特何施行以濟其愆

焚裘詔

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堆頭裘詔曰

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

造異服依禮治罪

咸寧起居注依禮治罪一作詔罪之

出清商掖庭詔

今出清商掖庭及諸才人奴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餘

人還家

武帝起居注王隱晉書詔曰御府內肖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公

舉材勇詔

泰始中將
伐吳下詔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

伐吳詔

太康元
年二月

濬彬東下埽除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

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
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

增吏俸詔

泰始三年九月

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
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
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二傳不臣詔

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傳之名次耳非

於太子有輕重也詔曰

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遠

准古議定二傳不臣拜

朱鳳
晉書

選侍中常侍詔

泰始二
年二月

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
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

選

議條令史詔

泰始五
年二月

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

簡遣疎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

尤異者歲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

並晉書

僕射詔

泰始七年

尚書僕射總括萬機以貳紀綱綜詳朝政

復置僕射詔

太康元年

尚書舊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政典協宣庶績中間久

廢其復置之

政御覽作治績作政

太子家令詔

太康八年

太子家令東宮之達官也進品第五

並晉起居注又詔太子率史令其

進品第五秩

與銜率同

諸王中尉詔

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木

履持長矛者此為兒戲而無相憚懾也

太康起居注

置屯司馬詔

咸寧元年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

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

晉書

縣令詔

秦始
元年

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
以參選

又

咸寧
三年

前相國掾主簿雖奉朝請並從容閒豫若大縣闕宜以
治民也

刺史詔

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

郡治詔

太康八年

昔先王御俗以興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今欲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黃門散騎中書郎

並晉起居注

糾舉長吏詔

太康九年正月

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

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

晉書

三軍詔

泰始二年

大國三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二軍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領兵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將軍

中護軍詔

中護軍與領軍史皆掌禁兵典武選

並晉起居注

射聲校尉詔

射聲校尉故舊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

王隱

晉書

皇后諱詔

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

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杜氏通典

定妃后詔

泰始十年閏正月

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

公主嫁禮詔

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

餘如故

六字通
典補

追崇王太后母羊氏詔

后父王肅仕
魏封蘭陵侯

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
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
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
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脣克成家道

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
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水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
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諡主者詳如舊典

平太

御覽作封
平陽君

追封楊夫人及二從母詔

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
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
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

改葬楊皇后父祖詔

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
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
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守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
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
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為縣君以繼母段氏為鄉君
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
之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后生武帝及崩特遵祔帝手疏德行命史官作哀策

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諸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考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

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
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
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
時望履信居順德行合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訓崇儉抑
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加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
咨余不造大罰荐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
無後艱凶苗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
中闈輻輳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

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
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並晉書

西晉文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二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 二

武帝 二

封魏帝常道鄉公與為陳留王詔

武帝受禪泰
始元年下詔

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歷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
以敬授青土於東國永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
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

祖之禋祀

杜氏通典

優禮陳留王詔

泰始二年

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

陳留王為燕公服詔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

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莽詔曰

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

並晉書

立皇子衷為皇太子詔

泰始三年

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寓內
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肩樹嫡非所先務
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
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
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
焉咸使知聞

晉書 晉起居注泰始三年有司奏正統
立嫡詔曰統承大業懼未能光祖宗之遺

德至於建嗣樹
嫡非所務也

司馬孚封安平王詔

孚宣帝次弟見
後泰始元年

太傅勲德宏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宏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

安平王孚喪事詔

泰始八年

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
謠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
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義陽王望進位太尉詔

孚第二子
泰始三年

夫尚賢庸勲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
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
軍以名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
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
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
中領軍如故

下邳王晃鎮益州詔

孝第五子
泰始元年

益州險遠素號難治宜以重將親賢鎮撫之南中郎將

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

益州刺史

晉起居注晉書合素號難治一作王教難洽

太原王瓌追贈詔

字第六子泰始十年

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並晉書

高陽王珪督鄴城守詔

字第七子泰始二年

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未之國雖當出為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為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高陽王珪為右僕射詔

泰始六年

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宏濟蒞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封安平王孫承詔

安平王孚第四子翼武帝未受禪卒以兄邕支子承嗣封

安平獻王孫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縣封之今以

三縣封為武邑王

並晉起
居注

貶中山王睦詔

睦宣帝弟中郎進之子初封高陽王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

連亡有司奏事在赦前宜原詔
貶丹水縣侯吳平太康初復爵

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
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
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
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為縣侯

中山王睦復封高陽王詔

有司初奏封
江陽王下詔

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

其以高陽郡封之

並晉書

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詔

泰宣帝弟東武城侯旭之子遣安西將軍都督

關中內屏京畿外藩河右北扞戎狄南鎮巴漢宜任懿

親以靜西土隴西王泰秉心誠亮思度宏遠

晉起居注

隴西王泰為太尉冊

摯虞集載必虞撰

惟君行為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係又皇家是用進
為上台其上清三元下寧九域永欽洪範以康濟宇宙

敬哉

初學記北
堂書鈔合

報扶風王亮詔

泰始中亮封扶風郡王持節都督關中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

所害遣將軍劉旂等赴救不進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報免官

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

扶風王亮為宗師詔

咸寧三年正月亮見後

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

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
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
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

封瑯琊王伧二子詔

伧宣帝子平吳之後孫皓
奉牋詣伧降詔封二子

瑯琊王伧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瑯
琊相劉宏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
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
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勲茂著其封子

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

東莞王世子覲為冗從僕射詔

佃初封東莞覲為瑯琊恭王

東莞王世子覲貞固和粹有識見才幹其以為冗從僕

射

晉武起居注

齊王攸出都督青州詔

攸文帝子見後

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

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

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宜登

顯位以稱其瞻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
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
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
舊制施行

齊王攸封冊

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
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
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

立城陽王兆後詔

兆字千秋文帝
子十歲而夭

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
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
傷其以皇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
且以述先后本旨也

樂安王鑒燕王機選師友詔

並文
帝子

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
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

必得其人

封樂平王延祚詔

祚文帝子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

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瘥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

吾心

並晉書

封皇孫適為廣陵王詔

太康十年

適既長且仁可令以適為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為封國

邑五萬戶

王隱晉書

省州牧詔

太康初

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

州牧

杜氏
通典

太子率更僕詔

太康
八年

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

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勳

晉起
居注

禁立碑詔

咸寧
四年

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

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宋書

司馬璞為冗從僕射詔

起居
注

司馬璞貞固和祥有識見才幹以璞為冗從僕射

御史中丞請免王祥詔

中丞侯史光以祥疾闕朝會請免官詔寢光奏

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以隆政道王隱晉書以隆道宏治

王祥以睢陵公就第詔

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若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

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

為王祥發哀詔

祥泰始五年薨時文明王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

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便敘哀情今便哭之

王覽為宗正卿詔

覽祥異母弟孝友名
立子祥咸寧初詔

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

宗正卿

尊禮鄭冲五公詔

泰始六年

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勲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大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

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
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鄭沖以壽光公就第詔

泰始九年 沖字
文和 滎陽開封人

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
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
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
宣謀猷宏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
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

有成而公屢以高年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
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
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
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
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
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
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
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

何曾為太保詔

泰始初詔
曾見後

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
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宏遠
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
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
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
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

並晉書

何曾領司徒詔

曾固讓
詔曰

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治化之本以君

宏道故選於衆而復盤桓非所聞也

御覽引
晉書

何曾進太宰詔

曾以太保領司徒進
太傅屢乞遜位復詔

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宏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
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
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
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
中公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

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案禮典務使優備

原何遵等詔

有司奏何曾子劭與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事下廷尉

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

晉書

何劭為侍中詔

太康四年
劭見後

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顧問之才其以劭為侍

中

晉起
居注

石苞為司徒詔

苞鎮淮南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遇水以自固帝疑策免徵還時

郭異官郭廙疏理苞下詔苞見後

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
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為司徒

又詔

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宏厚不宜摧用詔使就位

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
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
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青而掩大德哉

石苞督察州郡播殖詔

苞秦州郡農桑宜遣掾屬循行均土宜課殿最

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以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

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

羊祜為尚書右僕射詔

泰始初
祜見後

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
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
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

並晉書 干寶晉
紀 執作秉 劭作勤

羊祜開府詔

王隱
晉書

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衛尉將軍羊祜歷位文武有佐

命之勲其以祐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

追贈羊祐詔

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
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
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
太傅持節如故

羊祐聽復本封詔

祐初封鉅平侯咸寧中增封
南城侯固讓及薨遺令不得

以南城侯入
樞詔聽之

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封羊祐夫人策

祐卒二歲而吳平武帝策告祐廟封其夫人

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興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元化內經廟畧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

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陳騫留京城詔

騫臨淮東陽人歷侍中大將軍都督揚州求入朝因乞骸骨帝

詔又屢稱疾復詔視事固請許之

騫元勲舊德統乂東夏方宏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

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及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

何故事

及一作又

諭陳騫視事詔

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宏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

裴秀為司空詔

泰始四年秀見後

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躬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

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
秀雅量宏博思心通達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
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
其以秀為司空

裴秀喪禮詔

泰始七年

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宏茂方將宣
獻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並晉書

衛瓘為青州刺史詔

秦始
瓘見後

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

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晉起
居注

衛瓘進太保就第詔

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令明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

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

賢之意焉

晉書

衛瓘給騎兵詔

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

張華為度支尚書詔

咸寧五年
華見後

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

總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

為度支尚書

並晉起
居注

平吳進封張華詔

太康

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
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
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
賜絹萬匹

晉書

詔張華

華好觀秘異圖緯考驗神怪造博物志
四百卷武帝詔問即於御前賜青鐵硯

麟角筆側理

紙裁為十卷

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

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
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
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
截浮疑分為十卷

王子年
拾遺記

賜王沈葬地錢詔

泰始二年
沈見後

故驃騎將軍王沈忠允篤誠執德宏毅外清方夏內熙
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

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太平
御覽

贈王沈司空公詔

泰始三年

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岳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畧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勲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歿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

葬

荀顗為司徒詔

泰始顗見後

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宏崇王化示民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勲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為司徒

荀顗行太子太傅詔

侍中太尉顗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

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賜荀顗秘器等詔

泰始七年

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
歷司外內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宏著可謂行歸于
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

賜荀顗家錢詔

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

錢二百萬使立宅舍

並晉書

詔問荀勗

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勗見後

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

荀勗答表

太平御覽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膺忠亮高絜堪處台輔

荀勗進開府詔

太康

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

內任著勲宏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
政今以勛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
監侍中侯如故

晉書

荀勗守尚書令詔

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疇熙
帝之載寶允於此勗肆力先朝庸勲超格受終之揆協
於大麓故授以此位也

曹嘉之
晉紀

賜荀勗詔

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太康起居

注 又詔云
可賜蜜五斤

荀良為魏郡太守詔

太康元年
良勗從弟

方今天下無事所重唯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

才其以荀良為魏郡太守

北堂書鈔

馮紘為散騎常侍詔

太康七年
紘字少胃
安平人歷散騎常侍

尚書馮紘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

求放退其以紘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

晉起

居注

定律令加賞賈充等詔

泰始三年
充見後

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
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
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
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
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
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頤騎

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
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
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
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
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

晉書 刑法志
詔末云其詳攷

差敘輒如詔簡異弟
子百人隨才品用

賈充守尚書令詔

尚書令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朝政治績之所由也

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遠闕迪文武謨勲宏著其以充守尚書令

晉起居注

賈充鎮關中詔

時氏羌反叛帝深以為慮乃下詔以充鎮關中

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
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
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
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宏高達

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

韓謚為賈充後詔

謚字長深南陽堵陽人壽之子歷侍中

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肩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

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
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
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
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
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
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

並晉書

魏舒為僕射領選曹詔

太康四年

舒見後

吏部掌叙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

射魏舒寬泰宏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為左僕射領選

曹

晉起
居注

魏舒就第賜予詔

太康四年山濤
薨以舒領司徒

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宏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
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宏五教惠訓播流
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
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
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

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
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
如舊制

賜慰魏舒詔

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
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
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
憂也

賜魏舒葬妻錢地詔

王隱晉書舒為尚書三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

一頃錢五十萬

考竟劉友詔

李惠為司隸校尉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陟各占官三更
稻田請免官貶謚武帝詔

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

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李憲致仕加禮詔

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

光祿大夫特進李憲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

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

征吳與王濬詔

濬為龍驤將軍率梁益諸軍東下攻吳至西陵累有剋獲詔濬

進平東將軍

濬見後

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

讓王濬詔

濬與王渾等伐吳初有詔濬至秣陵受渾節度濬既至渾遣信要令暫過

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表濬違詔誣罪狀之有司按濬以檻車徵帝

弗許詔讓濬濬上表自理吳

平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

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

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
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
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原王濬詔

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
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
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

以下原缺

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

御覽引
晉書

報山濤母老解職詔

濤心求退表疏
數十上乃聽

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
割情以隆在公

山濤奪情詔

濤除太常遭母喪歸鄉里詔起為
吏部尚書逼迫就職前後選舉並

得其才

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

並晉書

王隱晉書詔曰今風俗陵遲宜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闇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為吏部尚書

山濤為吏部尚書詔

泰始八年

議郎山濤志性簡靜凌虛篤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

以濤為吏部尚書

晉起居注

山濤為少傅詔

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

濤秉德冲素心思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

導東宮宜兼督朝事

王隱晉書

答白裒論山濤詔

濤除尚書僕射以老疾辭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裒所奏

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

遣諭山濤視事詔

濤志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又詔乃起視事

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求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

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

舍

戒山濤手詔

濤再居選職或以濤輕重任意常手詔戒之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寢

夫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

並晉書

山濤為右僕射詔

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以老疾辭帝手詔不許後

拜司徒

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宏訓

範庶人倫有日新之美其以為右僕射

晉起居注

報山濤辭疾手詔

君以道德為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
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
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
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晉書

山濤為司徒詔

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

王隱晉書

報山濤拜司徒固讓詔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晉書

鄭袤為司空詔

袤字林叔榮陽開封人
泰始中詔固辭見許

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明弼朕躬以匡不逮今以袤為司空

晉書晉起居注合
登一作齊曜作推

侍中盧欽追贈詔

咸寧四年

欽見後

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
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歿朕甚悼之

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晉書

盧浮為博士詔

太熙元年
家太子舍人

浮字子雲欽子起
病廢以為博士祭

酒不就

盧浮修行明經以為國子博士

晉起居注

賜李膺二家錢穀詔

膺為司徒太康五年薨帝
思膺清節詔賜併及淮家

見後

故司徒李膺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
膺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王基三家賜穀詔

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賜並素清貧
身歿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

三百斛

並晉書

賜王基家奴婢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

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魏志

王沖為治書侍御史詔

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授任基子尚書郎沖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為治書侍御史

晉太康起居注

華表為太常卿詔

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歟之子泰始中歷太常卿

華表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為

太常卿

臧榮緒晉書

華表致政詔

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
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
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焉

晉書

華嶠為散騎常侍詔

嶠表謝非臣典筆
申辭所能陳表

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
世多參用文學之士議郎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
嶠為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參著作事

詔尚書

嶠由是得偏觀祕籍
為漢後書九十七卷

亭侯嶠體素宏簡文學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著書
實錄有良史之志故轉為祕書監其加散騎常侍班同
中書寺為內臺使中書散騎及著作治禮音律天文數
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

並華嶠集
亭侯御覽作尚書

賁石鑒詔

鑒先都督隴右偽論功免官後為豫
州刺史討吳賊盧張首級下詔鑒

見後

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

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
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
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
用勿削爵土也

晉書

劉毅為國子祭酒詔

毅見後

劉毅博學多聞其以毅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臧榮緒
晉書

賜郭奕謚簡詔

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歷尚
書太康八年卒詳王濟下

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
立德不渝

城門校尉侯史光為御史中丞詔

泰始 光字
孝明東萊掖

人歷
少府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咸公其
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
之才

賜少府侯史光葬錢詔

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

並晉

書

劉頌守廷尉詔

咸寧中頌見後

黃門郎劉頌直平居正無明法理可議郎守廷尉

北堂書鈔

庾純為河南尹詔

泰始六年純見後

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

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晉中興書才經治亂王隱晉書作才紹治化

庾純為國子祭酒詔

咸寧三年

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有儒行宜訓導國子

臧榮

緒晉書

劉智為國子祭酒詔

咸寧四年

南陽王師劉智學行優著其以智為國子祭酒

臧榮緒晉書

給羅憲鼓吹詔

憲字令則襄陽人仕蜀領軍泰始初領武陵太守入朝下詔

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

馬隆宣威將軍詔

隆字孝興東平陸人為武威太守大破虜衆下詔

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

加赤幢曲蓋鼓吹

並管書

胡奮免入直詔

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女為武帝貴人

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

使入直

王隱晉書

胡奮為冠軍將軍詔

泰始七年

議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外內涉練戎事

威畧之聲著於

闕

其以奮為冠軍將軍

羊琇為中護軍詔

泰始七年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

中護軍職典武選宜得堪幹其事者左衛將軍羊琇有

明瞻才見乃心在公其以琇為中護軍

並晉起居注

免羊琇官詔

泰始中中護軍羊琇乘羊車為司隸校尉劉毅所奏帝詔

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免官

宋書

羊琇贈開府詔

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晉書

王恂為散騎常侍詔

泰始元年 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

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為散騎常侍

王恂為河南尹詔

咸寧三年

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無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韓伯為領軍詔

泰始四年 東晉又自有韓伯

尚書韓伯陳疾解職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

病更以伯為領軍將軍

並晉起居注

程咸為散騎常侍詔

泰始十年咸見後

黃門郎程咸博學洽通文藻清敏歷職左右劬勞內侍

乃心在公夙夜不懈其以咸為散騎常侍左通直郎

臧榮

緒晉書

旌寶允詔

允字雅始平人為浩瑯長遷謁者泰始中詔

當官者能絜身脩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

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疊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

賜王宏穀詔

宏字正宗高平人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有殊績石鑒上其事下詔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慇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

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
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
年晉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
時同功異者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陳邵為給事中詔

邵字節良東海襄贛人
累遷燕王師泰始中詔

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
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敦儒教可為給事中

並晉書 晉起居注以
敦儒教作以篤儒訓

張建為給事中詔

太康七年

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
以建為給事中

朱整為吏部尚書詔

太康四年八月
詔一作制

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
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

銓管一作銓簡忠恪
作恪謹廉敬作敬讓

王琬為太子庶子詔

太康十年

尚書郎王琛每所陳論意在忠謹其以為太子庶子

論趙享詔

太康

議郎趙享質稟純粹思議通濟學之有舊方欲叙授而

得此薦意常念之

並晉起居注

陽平太守梁柳賜粟詔

太康十年

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王隱晉書

徵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詔

咸寧元年
謐見後

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

為太子中庶子

晉書

徵朱沖詔

咸寧四年 沖字巨容南安人累徵不應

處士朱沖履行高絜經學修明其徵為博士

虞般佑高士傳

又詔

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

子右庶子

晉書

曹志為樂平太守詔

武帝受禪志降為鄆城縣公下詔志見後

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

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
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
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
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
平太守

曹志為國子博士詔

咸寧初

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宏胄子
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並晉書

賜曹琨詔

俞襲魏東平王入晉封廩丘公泰始二年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

俞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

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

魏志注

封夏侯惇後詔

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

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

朕受終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紹封之

晉陽

秋

賜劉廙葬錢詔

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為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賜傅嘏夫人鮑氏葬錢詔

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為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葬藏人功嘏墓

開祭以少牢

並太平御覽

卹王凌鄧艾後詔

泰始元年

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
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
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
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

以鄧朗為郎中詔

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萌隸朕常愍之其以

嫡孫朗為郎中

並魏志

王經孫為郎中詔

經字彥偉清河人甘露中歷尚書坐高貴鄉公事為文帝

所誅泰始

元年詔賜

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

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漢魏春秋

文立為散騎常侍詔

泰始初立見後

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忠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

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

騎常侍

晉書

譙周為散騎常侍詔

騎都尉譙周閒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亡之際勸劉禪歸
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耽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

以為散騎常侍

干寶
晉紀

追賜譙周詔

騎都尉譙周篤志好古服膺儒義擢授近侍命位未加

不幸殞喪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喪

葬所給比從散騎常侍之制也

北堂書鈔

陳壽為侍御史詔

壽為平原侯相入為著作杜預表為散騎常侍詔答

壽

見後

昨適用蜀人壽良具員耳可以為侍御史

華陽國志

諸葛京署吏詔

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

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

泰始起居注

卻正為巴西太守詔

泰始八年

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

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

蜀志

追卹傅僉詔

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昔著

募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

王隱蜀記

孫皓封歸命侯詔

太康元年

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
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
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吳志

石偉為議郎詔

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光祿勳
辭老吳平太康二年下詔偉倅

狂不受

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
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

秩以終厥世

楚國先賢傳

卷二

陸喜等授用詔

太康中以喜為散騎常侍喜見後

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竝以貞絜不容皓朝
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
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

晉書

袁興從九卿詔

興字公榮祭酒渙之子為光祿勳見袁氏世紀

太中大夫新蔡男袁興行誼優異可從九卿崇重之例

晉錄

孔鼂犯諱詔

博士孔鼂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

司奏以慢論詔曰

鼂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聞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用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卻問以煩簡書也

杜氏通典

復扶餘國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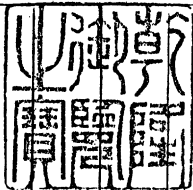
武帝時扶餘頻來朝貢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破其王依慮自殺子

弟走保沃沮帝為下詔依
羅復為王以兵送還國

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其愍念之若其遺類足

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

晉書



西晉文紀卷二